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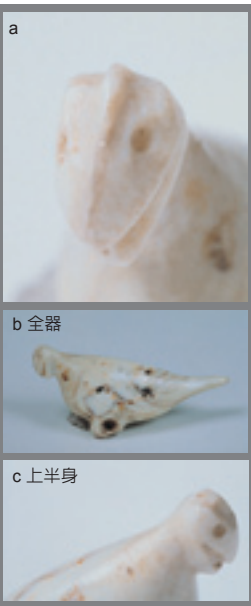
# 遠古的通神密碼

## 字形冠

鄧淑蘋

### (一) 二度訪桐鄉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下旬，在參加上海博物館舉辦的玉器會議後，我與本院兩位同事來到了浙江省桐鄉市，為的是看一看屬於該市管轄範圍內，新地里遺址新出土的良渚文化玉鳥。(圖一)(註一)因為這隻帶著點拙趣，又露著詼諧神情的玉鳥出土，證明本院兩件鳥立高柱形玉飾，(圖二、三)的確是良渚文化遺物。(註二)



圖一 良渚文化 玉鳥 長2.3公分  
新地里出土



新石器時代「介」字形冠分布圖

底圖由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GIS小組製作

二〇〇五年九月下旬，在參加「中國玉文化玉學江陰研討會」後，我與數位同好們一同造訪桐鄉市，為的是看一看屬於該市管轄範圍內，姚家山遺址新出土的良渚文化帶有「介」字形凸起的玉「耘田器」。(圖四)因為這件被稱為「轟動考古界」的「世界上第一次發現玉耘田器」，上面又長了「像神像的帽子一樣」的「凸起」，(註三)確實是一個有力的證明，證明本院的玉「耘田器」，(圖五)的確是良渚文化的遺物。

圖二、三的鳥立高柱形玉飾與圖五的玉「耘田器」，分別在一九九七年八月與一九九三年二月完成購藏手續後，都展



a



b 由上方看

c

圖二 良渚文化 鳥立高柱形玉飾 高2.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590、原台購10271)



a 正面，以小圓凹表現眼睛，鳥喙處刻以寬陰線

圖三 良渚文化 鳥立高柱形玉飾 高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591、原台購10272)

出且出版。它們都遭到社會習玉人士的強烈質疑，主要的理由之一就是「考古沒有挖到，所以是假的」。玉鳥的長相更被詬病為「醜」。二〇〇一年、二〇〇四年，與故宮購藏品特徵十分相似的玉鳥與玉耘田器在桐鄉相繼出土，證明了故宮所藏兩組件玉器真實性與稀有性。

上海到杭州之間的嘉興地區位於太湖東南，考古遺址密集，散佈著馬家浜文化（約距今七〇〇〇—五九〇〇年）、崧澤文化（約距今五九〇〇—五二〇〇年）、與良渚文化（約距今五二〇〇—四二〇〇年）的各期遺址。桐鄉地處嘉興地區的西部，接近太湖之濱，境內的新地里、姚家山都是良渚晚期（約距今四五〇〇—四二〇〇年）墓葬密集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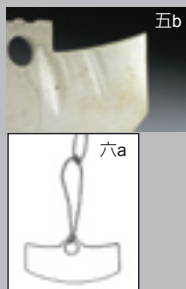
今日驅車經過桐鄉，眼底所見盡是大陸東南沿海經濟繁榮的景象，姑不論都市裡的現代化，即或三、五口之家的農戶，也多自費蓋築多層華麗小洋房，太湖流域的經濟實力堪稱大陸之冠。

從考古資料看，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東亞大地上已有數個文化發達的地區，其中以分佈於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具盛名，尤以數量龐大且質美工精的玉器，名震國際學術界。研究證實，這些美玉作品多隱含神秘深奧的原始宗教意義。

## （二）一個「介」字形的凸起，又有什麼了不起？

類似圖四與圖五造形的石器，過去考古界習稱為「耘田器」，曾推測是稻作農業中除草用的。近年則多認為「耘田器」就是刀子，或用在皮革加工，或是剝取植物纖維的紡織工具。（註四）圖六是執拿方式的推測。（註五）但是因為大陸考古報告中，還多稱之為「耘田器」，所以在本文中將此一名稱加上括弧，以強調名稱的特殊性。要申明的是圖五正展出於本院三樓文明曙光單元，品名卡已正確地寫為「玉刀」。

過去已出土大量的石「耘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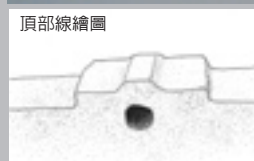
圖五 良渚文化 玉刀（耘田器）寬15.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購玉298、原台購08906）

b. 一面器表留有大片線切割痕  
圖六 玉石刀（耘田器）使用法推測

a. 先綁上繩索  
b. 執拿時要將繩索繞在手上，鬆手時玉石刀才不會掉下



頂部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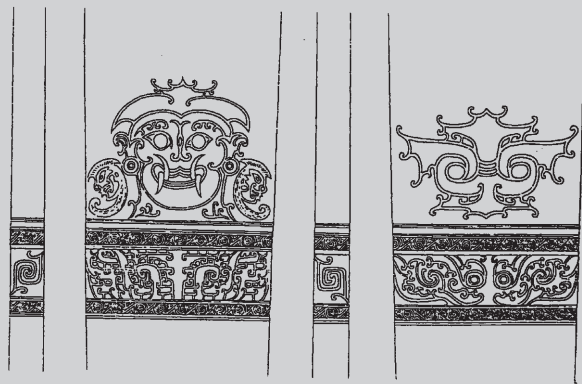


圖四 良渚文化 玉耘田器 寬11.4公分 姚家山出土



器」，但都沒有「介」字形的凸起。這也就是圖五玉「耘田器」不易取信於人的原因之一。為什麼大陸媒體用「轟動考古界」來形容圖四玉「耘田器」的出土，除了因為發現又多了一種實用性甚強的石質工具，也被良渚人加以禮制化而用美玉琢製外，更令人驚訝的是上面還有一個「凸起」。

究竟這樣一個看起來頗為簡單的「凸起」，又有什麼了不起呢？為什麼形容它像神像的帽子



圖七 本院藏山東龍山文化人面紋圭四面線繪圖

呢？

事實上，在大部分華東地區新石器時代先民的心目中，這樣的「凸起」具有「通神」的意義。二十一年前我在《古代玉器上奇異紋飾的研究》一文中，首先注意這個紋飾。因為當時能收集到的圖像資料中，許多「凸起」的最上端都是尖的，整體形成屋頂狀，而在左右兩側又常有垂直的線條，讓整個「凸起」很像中文的「介」字形，如本文圖七的樣子，所以我稱這樣的凸起為「【介】字形冠頂」。(註八)

到了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浙江餘杭反山、瑤山遺址的發掘，出土了許多良渚文化玉器，反山十二號墓出土的大玉琮直槽上雕琢了有名的「神徽」，



圖八 良渚文化神徽



圖九 良渚文化 玉冠狀器 最寬7.2公分 瑤山第七號墓出土

神徽上半截的「神祖」頭戴大羽冠，羽冠的最上端就是尖形凸起，整個外型很像「介」字。(圖八)

良渚墓葬中還出土一種體積不大的玉飾，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功能，因為外型頗像神徽的羽冠，所以稱作「冠狀器」或「冠狀飾」。(圖九)後來在浙江海鹽周家浜出土了下方連接了象牙梳子的玉冠狀器，(圖十)大家才知道冠狀器是用作「梳背」。綜合研究可知，良渚人喜愛將窄梳子插在後腦上方，當梳齒沒入髮中，梳子上端的梳背就高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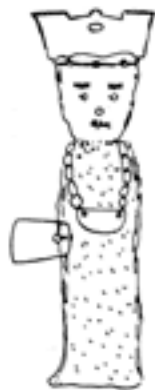
地露在頭頂。

良渚文化早期時（約距今五二〇〇—四九〇〇年），玉梳背並沒有特定的形狀，良渚中期以來（約距今四九〇〇—四五〇〇年），「【介】字形」成為大家公認具有通神的法力，只要是宗教人物，無論男覲或女巫，頭頂的玉梳背都雕成「【介】字形」，來增加他（她）們的通神法力。事實上，梳齒只是附件，是為了讓宗教人物頭上可以安穩地頂著「【介】字形冠狀器」而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良渚中期偏晚的瑤山第二號墓，以及良渚晚期的福泉山第一〇一號墓，冠狀器出土時下方都出現硃砂及木



圖十 良渚文化 玉梳背與象牙梳  
通高10.5公分 周家浜出土



圖十一 根據考古現象復原頭戴玉冠狀器的木質神偶

質朽痕，黃宣佩先生認為冠狀器可能直接插在某一物件上，用作「神像的標誌」。同屬中期偏晚的瑤山第七號墓中，還在冠狀器旁有二十六粒玉珠，圍繞而成的項鍊直徑甚小，顯然不是墓主所佩掛。根據這些現象，方向明先生復原了圖十一，認為冠狀器可能直接用作木質神偶所戴的冠。所以大陸媒體會用「像神像的帽子一樣」來形容「介」字形「凸起」。

本院收藏四件良渚文化的玉冠狀器，一件屬清宮舊藏，但在明清時加刻了仿古花紋，還穿繫絲帶配掛。（圖十二）另三件均為在台購藏。（圖十三至十五）圖十五者寬達一一·三五



圖十二 良渚文化 玉冠狀器  
（紋飾為後加）最寬5.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9117）

公分，不但正中央上方的「介」字形部位已經變形，扁孔變成小圓孔，下緣的扁樺上不鑽小孔而留有橫向的平行磨擦痕，說明它與有機質部位的連接已不靠在小孔中插樺，而發明了新的黏著固定方式，這些都是良渚晚期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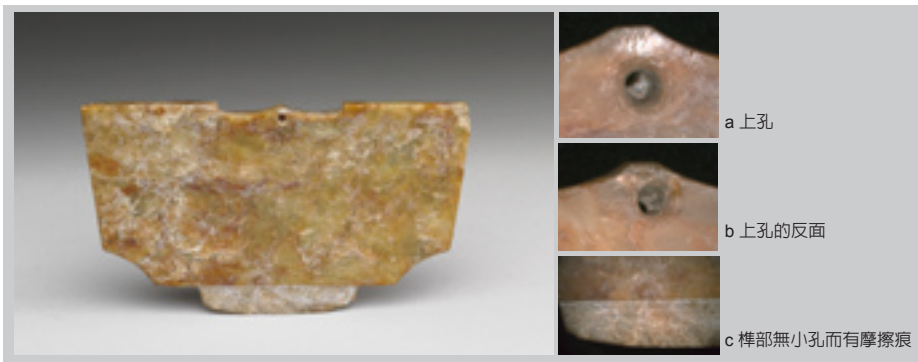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前後延續達千餘年，目前的資料可分之為三期。中期時良渚文化發展達於高峰，太湖以南的瓶窯、安溪、良渚三鎮內的近五十平方公里範圍內，成為該文化的最高中心，雕琢的玉器極為精美，考古界多稱此區為「良渚遺址群」。（註七）資深的良渚考古學家觀察實物後，認為圖五的玉耘田器可能是良渚中期



圖十三 良渚文化 玉冠狀器 最寬6.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購玉021）



圖十四 良渚文化 冠狀器 最寬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購玉288）



圖十五 良渚文化 冠狀器 最寬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購玉284）

「良渚遺址群」裡的遺物，所以擁有最雅緻的乳白沁色，最典型的線切割痕，上端的「【介】字形」也最優美。

但到了良渚晚期，已形成小

園林立、部落割據的局面。太湖東南嘉興地區的墓葬中，常出土造形走樣的玉器，圖四的玉耘田器就代表此期此區的作品。所以上端的「【介】字形」，不但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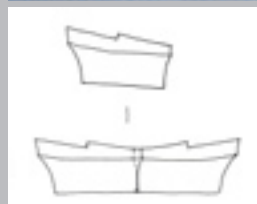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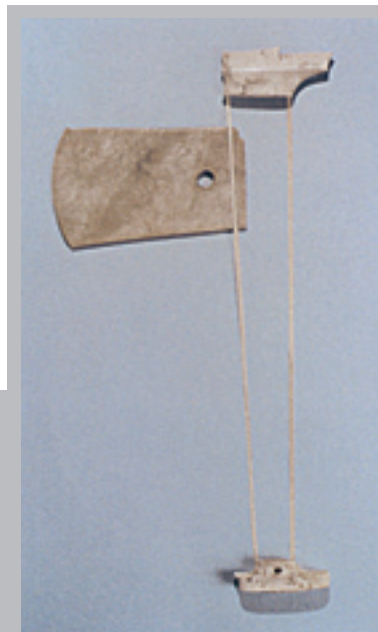
小、也變草率了。

目前已知良渚文化中戴著「神像」的工具有二種：玉鉞、玉刀（耘田器）、玉鏃。

鉞是寬大扁薄的斧頭，主要用作武器。良渚人分別用美玉、似玉之美石、以及一般石材製作代表不同等級身份的玉石鉞。<sup>〔註八〕</sup>最高級的玉鉞多安裝木柄，木柄上端還如圖十六那樣插飾「鉞冠飾」（有的報告中稱作「瑱」）。<sup>〔註九〕</sup>早有學者討論鉞冠飾的造型很像對折的「【介】」字形冠狀器」。<sup>〔圖十七〕</sup>當良渚人手握玉鉞的木柄，玉鉞的刃部對著敵人時，敵人看見的是以對折線為中軸，左右展開的「神像」，此一造型說明了良渚人要藉助神的法力降服對方。<sup>〔註九〕</sup>

圖十八是本院所藏的兩件鉞冠飾，在歷史的流傳中曾經染色，其中一件略有傷缺。

前文已介紹戴著「神像」的玉耘田器了。第三種工具就是圖十九戴著「神像」的玉鐮。它也



圖十六 福泉山第65號墓出土玉鉞與鉞冠飾、鉞端飾想像復原圖  
圖十七 鉞冠飾（上）造型相似於對折的「【介】」形羽冠或冠狀器（下）



底部有橫槽供鑲嵌於木柄上端（故玉3135）



圖十八 良渚文化 鉞冠飾 長約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3134、3135）

出土於桐鄉的姚家山。因為刀與鐮都是不裝木柄，直接用手握執的工具，所以「【介】」字形「冠」就直接刻在器的一端，這樣的玉工具，應該不是日常用具，而是在祭典中的禮器。

### （三）「【介】」字形冠」的萌芽與傳播

由考古資料可知，「【介】」字形冠在江南地區萌芽很早。目前的資料顯示，距今七千至六千五百年前，它就存在於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第一期遺存中。圖二十的陶盆上刻畫戴有「【介】」字形冠的神面，左右還各有一隻鳥。

距今五千六百至五千二百年間，分佈於巢湖地區的凌家灘文化的玉雕神像，都戴著「【介】」字形冠。<sup>〔圖二一〕</sup>太湖流域正處於前述二區之間，承襲融合各方文化傳統，距今約四千九百年，在良渚文化中中期階段，「【介】」字形冠得到該文化統治階層的普遍認同，用作「神像帽子」，甚至直接作為「神像」的象徵。前節已詳



細說明。這個文化因子向北傳播到海岱地區，再與來自北邊燕遼地區神像上的大漩渦眼結合，發展出山東龍山文化（約距今四六〇〇至四〇〇〇年）的特殊神面。（圖二二至二五）此區在遠古時的居民就是古代文獻中的「東夷」，相信神玄之鳥曾將神秘的生命力從天帝那兒引渡到人間，因而降生了氏

圖十九b 玉鐮柄部「介」字形冠



圖十九a 良渚文化 玉鐮 長約15公分 姚家山出土



族的祖先。所以東夷人雕琢的常是隱含了「玄鳥」「祖先」等內涵的神面，我們可稱之為「神祖面」。

在本院所藏之人面紋圭與鷹紋圭上，雕琢了非常精緻、優雅



圖二十a 河姆渡文化 刻有神面紋的陶盆 河姆渡出土



圖二一 凌家灘文化 玉神像（局部）凌家灘出土

的神祖面紋，或是為了避免被俗人輕易偷窺，東夷人將神祖面紋雕琢得非常輕淺，必須利用光影角度的變換才能看清。圖二二至二五是利用拉強對差的技術才將花紋表現出來的，看實物時並沒有那麼清晰。

新石器時代居住於黃河下游的東夷族群，受到來自黃河中游華夏族群的侵略，部份族人遷徙至長江中游的江漢地區，令當地原來的石家河文化在距今約四千三百年前後，發生了頗大的

變化，最明顯的就是突然製作起具有東夷風格的厚片狀神祖像。近年除了在江漢地區發掘不少石家河文化玉雕神祖像外，也在陝西的周原、豐西等西周遺址中發現石家河文化的玉神祖像。由這些考古出土資料，可以印證二十世紀前半流散到歐美的這類玉神像，多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遺物。

圖二六曾於一九九五年在本院展出，在它的下緣有一個連接到背面的



圖二三 人面紋圭上抽象神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100）



圖二四 人面紋圭上具象神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2100）



圖二二 兩城鎮出土山東龍山文化玉圭上刻畫的神面



圓孔，上緣還有兩個凹槽。圖二七、二八是本院收藏的兩件石家河玉神面像，後者的背面已被剖切掉。在它們的上、下方窄緣上都有圓凹洞。過去我曾撰文推測在它們的上面，還插著類似「介」字形冠的物件。

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山西曲沃晉國墓地出土了一件頭戴



圖二五 鷹紋圭上抽象神面，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1856）





「介」字形冠的石家河文化玉神面像。（圖二九）值得順便一提的是，有的石家河文化玉神祖像的頭頂沒有凹洞或凹槽，也沒有「介」字形冠，而是一隻鳥，（圖三〇）或一束高高衝起，再向後方彎曲的不知名物件，或表現旺盛的神玄之氣。（圖三一）若此推論合理，那麼在石家河先民心目中，「【介】字形冠」、「玄鳥」與「神玄之氣」三者，可能具有相似的內涵，都有「通神」的意義。





圖三十 石家河文化 玉神面像  
高9.5公分 養德堂藏



圖二九 石家河文化 玉神面像 曲沃出土



圖三一 石家河文化 玉神面像  
高7.3公分 目前已歸弗立爾博物館藏

## （四）「介」字形冠在華西地區的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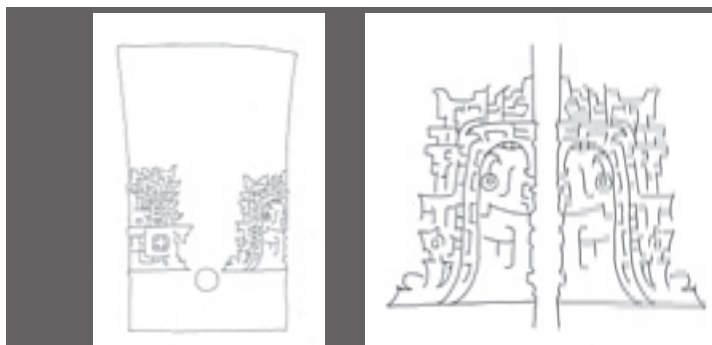
萌芽自江南的「介」字形冠，向北傳播至海岱地區，成為東夷族群神祖像的必要條件。又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時，隨著部分東夷族群的遷徙而傳播開來。上節已說明東夷神祖母題傳播至江漢地區的情形。不過在江漢地區多為厚片狀神祖像，迄今尚未在石家河文化中發現雕有這類母

題的帶刃玉器。

由徵集品及流散品可知，東夷式的神祖面紋還出現在多件華西風格的帶刃玉器上。如山西黎城出土的玉戚、（圖二二）陝西蘆山峁出土的大玉刀、上海博物館典藏的玉刀（圖二二二）、以及早年流散至美國，目前分別典藏在華盛頓的弗立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與沙可樂博物館（Sackler Gallery）的玉刀等都屬之。根據這些資料，筆者曾撰文推測，這是部分東夷族群向西移民至黃河中、上游華西地區的結果。所以文獻中也有關於蚩尤所屬的黎族，以及東夷中的嬴秦向西遷徙的紀錄。



從器形，以及細膩不透明墨綠色玉質可知，圖三三玉刀應該是黃河上、中游，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約距今四二〇〇至三九〇〇年）或齊家文化（約距今四一〇〇至三六〇〇年）的遺物，但是在兩面器表上，各雕琢了一個



圖三二 龍山文化 玉戚 高20.7公分 山西黎城出土（線繪圖）

圖三二b 玉戚側邊的兩面各雕一神祖的側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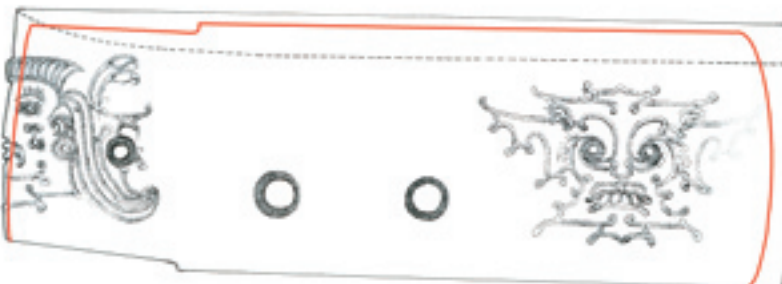
d,b面上的神祖面紋，右端已被破壞



c. 柄端兩面紋飾



e. 推測此器在切割前的樣子



f. 沿紅線切割就成為目前的樣子

鄭楚玄繪製



a面



b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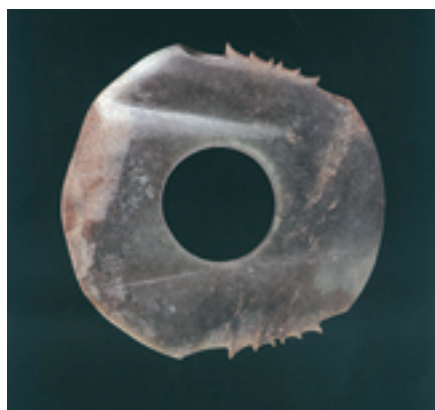
圖三三 雕有東夷式神祖面紋的華西風格玉刀 長23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東夷式神祖面紋。紋飾結構與圖二二、二三相似，但多了一個嘴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正中央上方有「介」字形冠外，正中央下方也有「介」字形冠，不過方向是相反的。在刀柄邊緣兩面，各雕琢了一個側面像，與前述較為抽象的神祖面紋不同的是，這個面像比較具像，有清楚的臉龐輪廓，且留著長髮、戴著耳環與船形帽，其實這是東夷族群信奉的另一種神祖。

過去我造訪上海博物館時，



圖三四 龍山文化 玉戚 長17.2公分 黎城出土



圖三五 商晚期 玉戚 長14.9公分 安陽出土

只能隔著玻璃看展櫃中的這把玉刀，但最近它不在陳列中，通過申請手續，二〇〇六年十一月時，我上手仔細觀察了它，能看到的圖片上看不到的部位，因此得到一些新的啟發。

這把玉刀的刃部，以及刀柄的側邊都相當厚，目測約〇·五至〇·七公分，雕於刀柄的神祖面的額、鼻、下頰都被切去，嘴巴也只剩嘴角部分。如圖三三三c、d所示，器表所雕的一個神祖面的一端，也被破壞。由此可知，這把玉刀原本應該更長也更寬些。筆者從黎城出土玉戚、（圖三三二b）蘆山峁出土玉刀側邊神祖面紋的佈局，推測圖三三三

玉刀柄端在未切割前，應該如圖三三e那般，以神祖的額、鼻、嘴、頰的起伏，作為器緣的輪廓線。

這本是一把玉刀，但是在流



圖三六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玉戚 長15.7公分 金沙出土

傳過程中又被改製為玉圭，因而將刀刃與刀柄各切去一截，又將一端磨出弧刃，所以破壞了原來的花紋。圖三三三f就是切割示意圖。



### (五) 「【介】字形冠」

#### 可能的後續演變

玉戚是與玉鉞相似的兵器，必須加裝木柄才能使用，加裝的方式與圖十六相同。（但若如圖三二那般在器表雕琢神祖面紋時，就可能直接用手捧握）







圖三四玉戚，與圖三二玉戚都是山西黎城後莊廣志山中出土的龍山文化晚期的玉器，為方便行文，我們暫稱圖三四為「黎城2號戚」。值得注意的是，當它被橫向綁縛在木柄上時，在它的上下器緣上，各雕琢一個「介」字形冠，上緣的「介」字形冠的左右，還各多一個裝飾性斜角。

圖三四的器形來源很值得玩味。它好像源自如圖三三那樣的玉兵。當後世子孫逐漸放棄在器表中央雕琢繁複的神祖面紋時，就將原本在神祖面上、下方的「介」字形冠，搬到上、下器邊了。又為了區分神祖的正確方向，就配合玉戚的造形，在應放置於上方的長邊的「介」字形冠之左右，多加一點裝飾。

圖三五、三六兩件玉戚分別出土於河南安陽商晚期遺址（約距今三三〇〇至三〇四六年），以及四川成都金沙的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遺址（約距今三三〇〇至二九〇〇年），在它們的上、下邊緣，雕琢了過去通稱為「齒稜」或「鋸牙」的凹凹凸凸。

表一 新石器時代至商周玉器上的

### 「【介】字形冠」與「齒稜」

 <p>1. 河姆渡陶盆（河姆渡）</p>	 <p>2. 姚家山耘田器（良渚）</p>	 <p>3. 人面紋圭（龍山）</p>
 <p>4. 黎城2號戚（龍山）</p>	 <p>5. 黎城2號戚（龍山）</p>	 <p>6. 金沙戚（商晚期至西周早期）</p>

古代玉器上「齒稜」的變化多，過去曾林巴奈夫等學者曾深入研究其意義與演變，但經過前述的比對，筆者認為「齒稜」的源頭之一，可能為新石器時代的「介」字形冠。圖三六玉器的齒稜還保留正中央的小尖凸，但商周時期玉器上的齒稜，更多的是如圖三五那樣，沒有正中央的小尖凸，很像圖十六、十七良渚文化鉞冠飾張開的模樣。

表一中排列了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玉器上的「介」字形冠與齒稜。表二之1是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書中收錄的屬於「宀」部的幾個甲骨文與漢字。由最右一行可知，今日漢字裡的部首「宀」在甲骨文中應寫為如表二之2那樣，非常相似於新石器時代的「介」字形冠。

按照《說文》的解釋，「宀」是象形字，描述屋頂的形狀。這個部首俗稱為「寶蓋頭」，筆者懷疑它的最初創形與「介」字形冠有關。浙江紹興出土東周時的青銅房屋，屋頂立柱上端蹲有一隻大尾鳩，它的造

表二， 甲骨文與今日漢字中的「宀」

 <p>1. 上排甲骨文與下排漢字對比</p>	 <p>2. 甲骨文中的「宀」</p>	 <p>3. 現代漢字中的「宀」</p>
--	---	---

位同事的友人來本院參觀，她具有來自家族遺傳的通靈之能。她在看過展廳中為數豐富的新石器時代玉器後告訴我，在那些玉器前，她有一種特別的、不怎麼舒服的感覺。她好奇地問我，是否也有相似的感覺呢？我的回答是：完全沒有。

### （五）是它們來找妳的！

近日一形與良渚文化中的「鳥立祭壇」符號相似。這或是考證古越族文化中「神像」「神像冠帽」發展成一條線索。限於篇幅，本文就不多談了。

回憶自一九七〇年的夏天，我開始擔任李濟教授的研究助理，開啟我鑽研中國古玉的研究生涯。一九七四年來院服務至今，我從來沒有自稱為「玉器專家」，因為我一直自許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對我而言，所有的古物都是研究人類文化變遷的史料。

我告訴這位有特異功能的朋友，展廳中的紅山文化大勾雲形佩、帶齒動物面紋玉飾，以及良渚文化的玉刀（耘田器）等，都是在 一九九二年，大陸古物流散潮正方興未艾，而北京當局尚未警覺的年頭，被不同的古董商送進來的。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同一次送來了三件造形從未出現在考古報告中的紅山玉器：一件大勾雲形佩、二件帶齒動物面紋玉飾。它們被包裹在很粗糙的大陸民間使用的衛生紙（當時稱為草紙）中，再用厚紙板夾著，用橡皮筋固定著。據說是藏在漁民船艙裡偷渡而來。

我告訴這位朋友，雖然我

們不願意購藏來歷不明的古物，也不願意鼓勵盜掘，但是，我們更不願意眼見重要的文化遺物流散市面。因為即或一時被民間收藏家收為己有，還是不能保證日後不被子孫散賣。所以在使命感的驅使下，自一九八七至二〇〇〇年，我努力為公家購藏許多具有文化意義的重要古玉，即或造形、紋飾還不見於出土器中，只要確認了真實性與重要性，都盡量通過合法的程序，為本院購藏。

這樣的工作有極為艱辛的一面，前述三件紅山玉器公布後，連大陸的考古學家都不接受，直到一九九五年牛河梁挖到了造形紋飾相似的帶齒動物面紋玉飾，考古學家才體會我們的艱辛與用心。我在〈由「假」到「真」的艱辛漫長路〉一文中已有說明。（註一〇）而帶有「介」字形冠的玉刀（耘田器），自一九九三年出入藏後，一直受到各種質疑。直到二〇〇四冬，才被考古出土資料所證實。

這位天生異秉的朋友聽完我



的敘述後，只輕輕地說了一句：「是它們來找妳的！」

當時我沈默以對。但這些日子裡，我常回憶、咀嚼她的話，是它們來找我的嗎？生性愚魯的我，面對數千年的古物時，從來沒有特殊的奇妙感應。

對史學工作者而言，「物」是人創造的，「古物」是古人創造的。古人在特定的時空中，創造了當時的「物」。許多古物已腐爛了、消失了，只有少數質地經得起歲月摧殘的物類得以保留。又要幸運地經過流傳，或經過埋藏與發掘、公布，才能成為今日史學工作者解讀古代文化發展變遷的史料。

許多遠古的文化已消失了。但是文化的因子會散播，會流傳，會與其他文化因子相融合，就像「【介】字形冠」，萌芽於遠古的江南，成為夷—越族系最神秘的通天、通神、通祖的「密碼」。今日漢字裡或許還存在它的蹤跡。

隨著圖一玉鳥與圖四玉「耘田器」在地靈人傑的桐鄉相繼出

土，終於平息了社會上的雜音。事實上，若通過文化史的宏觀研究，與系統的、精密的微觀分析，想要在考古沒有挖到前，先辯識出具有重要內涵的古玉，並非難事。

博物館員必須勤練功力，設法在考古尚未挖到前，從雜亂的、真贗併陳的古董市場上，將真正的古玉辨識出來，收入公立的博物館。讓重要的文化遺產成為全民共有。我因近年購藏了多件特殊的高古玉器，更受到國際上學術界的重視。

非院藏品圖片資料來源：

- 圖一，蔣衛東二〇〇二，同註一。
- 圖四、圖八，王寧遠二〇〇六，同註四。
- 圖八，《文物》一九八八，一。
- 圖九，《瑤山》二〇〇三。
- 圖十，《浙江文物精華》一九九九。
- 圖十一，方向明，《良渚文化的冠狀器》一九九六。
- 圖十六，《福泉山》，二〇〇〇。
- 圖十七，劉斌一九九七，同註九。
- 圖二十，《河姆渡》，二〇〇三。
- 圖二，《凌家灘玉器》，二〇〇〇。
- 圖二，玉圭徵集者劉敦愚教授生前所贈。該玉圭藏於山東省博物館，已公布多次。
- 圖二六，a、c，《藍田山房藏玉百選》，一九九五。
- 圖二九，中國文物信息網二〇〇六，一〇，九。
- 圖三十一，Salomon 一九二八。
- 圖三十一，《群玉別藏續集》一九九九。
- 圖三十三，《上海博物館展》一九九三年赴東京展覽的圖錄。
- 圖三四、三五、三六，《中國出土玉器全集》二〇〇五。

註釋

- 一. 蔣衛東，〈介紹三件新地裡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故宮文物月刊》，十九卷十一期，總號227，2002年二月。
- 二. 拙作，〈玄鳥的啓示〉，《故宮文物月刊》，十九卷十一期，總號227，2002年二月。後續的討論見本刊233期，頁52-54。
- 三. 2004年12月21日新華網浙江頻道引述《今日早報》：「『10多釐米長，3-4釐米寬，一邊是弧刃形，一邊是一個『凸』起，像神像的帽子一樣。這是一件象徵權力的神聖器物。』一件4500年前的玉耘田器，近日在桐鄉廣甸鎮榮星村一個叫姚家山的土墩出土。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發現玉耘田器，轟動考古界。省考古所考古一室主任劉斌說，這在國內考古中還是首次發掘，臺灣故宮博物院有過一件，但不是正式發掘出來的。」同時又引述《都市快報》：「站在已經發掘清理出的一個墓坑裏，（發掘主持人）王寧遠繼續介紹，『現存的良渚文物中，只有一件來歷不明的玉耘田器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考古界歷來對這件藏品有懷疑。但本次出土的考古實物與之形態相似，證明了臺北那件也是良渚文化的文物。』」
- 四. 蔣衛東，〈也說耘田器〉，《農業考古》1999,1。王寧遠等，〈良渚文化兩件特殊的「耘田器」〉，《故宮文物月刊》總號281，2006.8。
- 五. 依據本院張麗端女士推測繪製。
- 六. 拙作，〈古代玉器上奇異紋飾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四卷第一期，1986。
- 七. 「良渚遺址群」一詞，並非指良渚文化分佈範圍內的所有遺址，而專指太湖以南。
- 八. 劉斌，〈良渚文化的玉鉞與石鉞〉，費孝通主編，《玉斝國魂—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 九. 拙作，〈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四—裝飾品類〉，《故宮學術季刊》八卷四期，1991，頁33-36。劉斌，〈試論良渚玉器紋樣與玉禮器型態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五卷第三期，總號171，1997年6月。
- 一〇. 本刊總號217期，2001年4月。